

琴台 琴瑟 彥火

我與劉以鬯先生

劉先生逝世後，不少他當年的年輕朋友都表示曾受其教益或蒙其提拔。誠然，他對年輕人特別具有親和力，並且戮力予以提攜。

早年，他主編過不少報刊的副刊，他除了約請名家執筆，對年輕作者也十分眷顧。

記得早年香港有一份十分暢銷的報紙——《快報》，屬星島報系，劉先生為副刊主編。副刊辦得非常出色，譬如他拿到當時紅極一時的瓊瑤作品連載，董橋好像也有專欄。

他當年也提供一個每日方塊專欄給我。我雖然恭忝末席，卻不敢怠慢。印象中，這個專欄我攞共寫了兩年。

俱往矣！劉以鬯先生以九十九歲高齡仙逝，只差幾個月，就屆滿一百歲了，可謂福壽全歸。我們的創會會長曾敏之先生與劉以鬯先生同年，他比劉先生早走了三年，也是高齡羽化。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香港作家聯會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的成立，如果沒有曾敏之先生的倡議、魄力、百折不撓的精神和劉以鬯先生的文壇地位和影響，是決難成事的。

劉先生和曾敏之先生等是香港作家聯會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的發起人和創辦人，他當了香港作家聯會六屆會長。劉先生現任香港作家聯會榮譽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會長。劉先生對香港文學貢獻良多，他為了繁榮香

港文學創作，主編多個香港報刊的文學園地，於三十多年前創辦了《香港文學》。

三十多年前，我與劉先生是鄰居——同住太古古城。我經常在太古古城商場遇到他與夫人在散步。我們還經常飯聚，我也常常去探訪他，聽他大談集郵經驗。我印象中，他的客廳懸掛着一副易君左的對聯。

他與許多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名家如端木蕻良、戴望舒等稔熟。多年前我們還相約在北京探望端木蕻良夫婦。

後來我搬家了，近年與劉先生的交往顯得生疏了，這是令人遺憾的事。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我的彌高的文學高地。我在二零零八年策編的《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五十家，出版了《劉以鬯小說選》。劉先生二零一六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終身成就獎，我特別策劃「紀念特輯」藉予以祝賀，分別在《明報月刊》和我主編的《明報·明藝》版刊登。

所有這一切已過去了，走筆至此，我想起斯湯達的一句話：「做一個傑出的人，光有一個合乎邏輯的頭腦是不夠的，還要有一種強烈的氣質。」劉先生臉上漾着那一朵童真的笑容和儒雅風範，將永遠鑲刻在我們的腦海中。

我曾寫了一對輓聯以表悼念：

風骨崢嶸長存

文章卓犖遺世

爽姐 私語 林爽兒

半世紀的情誼

從小學到中學的同學，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儘管我中途離校，也有起碼六七八年的相處，而我們的母校，一直讓離校的同學都有與舊校友相聚的機會，所以大家畢業了這麼多年，應該有50年了吧，我們還有機會再見，共聚！而這些老同學在校友的聯誼下，一個又一個的回到母校的周圍，令幾十年的同學又能相見，實在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這一晚，我們就有機會再聚。老同學當中，總有一些很有凝聚力的，月前大家一呼百應，雖然沒有100人，但有50多人都回應了，都參加我們這次的暑假聚會。同學當中大部分都退休，要不是弄孫為樂，便是周遊各地，過着健康快樂的生活；也有少數還未退休的，會在未退休的工作中享受生活。當然大家當中身體或有毛病的，但我們的健康普遍都是不錯的，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思維清晰，而且正確，起碼都是愛國愛港的！這才是我覺得最開心最開心的事！

確實，人生中有幾多個十年，以我們認識了幾十年，有些同學我已認不出了，或者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不過我們相見卻沒有半點陌生的感覺，我們在談近況，我們在講以前，就如孩子們所言怎麼總在講舊事？事實上我不是有很多舊事要講，講學校的故事每次見面都可以講，你記得一點他記得一些，已經可以講很久很久了；還有我們的老師，也有老師已經別我們而去，有些仍然健康地生活，我們有小部分同學還有機會和老師一起去旅行，一起聚餐，見到當年和藹可親的老師，又或者上課時非常嚴厲的老師，我都顯得特別高興，他們健康愉快已經是我們所望！

我還記得有一兩位老師，特別是我的班主任，印象更

加深刻，知道我最愛的班主任陳老師早年已經離去，雖然沒有見她幾十年，但心仍痛，當年她上課的情景仍歷歷在目，她的愛人也是同校的老師，她教我們珠算，相信現在的人應該不知道什麼是珠算了，而我們的母校那些年仍然有科是珠算，是中國的古學科，兩夫妻都非常和藹可親，班主任陳老師更是位很有耐心很有愛心的老師，可惜我已經沒有再見他們的機會了，每次見到舊同學，就想起老師們。

有些老師雖然年事已高，卻精神飽滿，且記憶甚好，當我問其中一位老師，記得我是誰嗎？其實那麼多學生應該是不會記得那麼多的，但居然有老師（他也是我的班主任）記得我的名字，還記得我的老家住哪裡，還記得我的父母親，我實在開心到叫起，老師你太棒了！而我們愛國學校的特色，老師，特別是班主任，他們會每隔一段時間便要到學生的家中家訪，老師會與家長溝通，把學生在校的狀況，把學生在家的狀況了解了解，溝通溝通，好讓雙方都知道孩子的情況，那教育起來便能夠幫助孩子改善、進步、成長！

這是我們學校最好的地方，他們真是辦教育，真是在培育下一代，所以我們也受了他們的影響，如舊同學感情仍然那麼好，就算大家去到世界各地生活，都各自在那裡想辦法找回自己的同學，所以我們的校友會遍佈世界，真是非常難得非常感動！



■一班老同學，可能已記不起他們其中部分的名字，但大家還是很開心的！ 作者提供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薑貼治好鼻敏感和久咳

太太間歇性有鼻敏感，兩次也是自己治好的，所以想分享一下。

第一次是幾年前，她鼻子一向會在跑步時流鼻水，平時不太嚴重，後來見到人說天灸有效，但自己又很懶，沒有去醫館。她認為小病就不想花時間去看醫師或煲藥，於是自己買了艾暖貼，會發熱的，裡面有壓扁了的艾葉，上網查了三伏天的時間，三天也是24小時貼着，不吃生冷，偶爾喝薑水，也不算很嚴謹。結果貼了第一輪，大約是第一次貼的第三天，已是鼻水成河，晚上要墊高睡，繼續貼，鼻水流了兩天，便停止了，結果便好了。最大分別當然是做什麼運動也沒有再流鼻涕。她自小不時感冒，也只是吃西藥，每次運動後好像才能有氣力排鼻水。經歷過自製的三伏天后，才康復了。

後來第二次坐月子時，因為常常餵人奶，胸口着涼，自己吃薑茶暖數便好一大半，但沒有去看中醫徹底清過

感冒，累或穿得少（或那天公司中央冷氣大）就又开始流鼻水。試過去針灸，很快見效，好了七成，又沒有時間繼續去。把心一橫，拿家裡貼骨痛的薑貼，貼在大椎及足三里，又是第三天開始喉嚨痛，然後鼻水變稠，她又去喝了薑水，不斷睡覺，還以為自己是不是病了？病好之後，公司開大冷氣，穿裙子也不覺得冷，原來一直是有感冒未清。

自己貼薑貼的好處是，薑貼範圍大，一定包到你貼的穴位，且可以長時間貼着，會有點刺熱，但忍到便忍吧。有一個同事，因為去滑雪時咳，自己買西藥成藥服，回來咳了幾個星期，叫她去看中醫，又不戒口，咳到同事一覺得煩了，於是迫她貼薑貼在肺俞，一周後竟然康復。

過程中咳多了，着她別放棄，壓下去的東西要咳出來。她竟乖乖聽話，因為她是只要不要她戒口就行的，結果也是一星期後斷了咳，若肯戒口，應該更快吧。

天音 知玄 楊天命

你是哪一種幸運兒？

朋友的餐廳最近新開張，與我同桌的是一對年輕俊男美女，目測三十歲左右。閒聊時，他們說：「師傅，我們活到現在，都沒有試過找人算命呢！」

天命便回問：「是因為有宗教信仰嗎？」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天命尊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士，明白並非人人都接受八字命理。若對方是有宗教原因，那麼天命自然不會強求多說，而我們不聊八字風水，還可以聊許多別的話題呀。

對方答曰：「不是，我們純粹只是從來沒有感覺自己很需要算命罷了。」天命笑說：「那真是恭喜你了！希望你能夠一直都不需要算命！」

一個人若從沒想要算命，往往代表着，他的人生很少出現擔憂、抉擇和煩惱。也可能是他有足夠的自信，能夠勇敢面對轉折和挑戰，哪怕有傷痛也可憑自己的力量走出陰影。當然，也可能是他本身無欲無求，能夠安於當下，無須展望未來。

若一輩子都從未有算命的念頭，可以說是少見的好運兒。

天命自然不屬於這種「幸運兒」，回想我第一次算命時，是受朋友推薦，拜訪一位身在澳門的玄學師傅。當時我尚未正式入行做玄學家，而眼前有兩份工作，令我難以抉擇。師傅不但為我的前路指點迷津，還把我的性格、成長歷程都講得清清楚楚。雖然並非百分百正確，但是也有八成以上的準確率，這令本來就對玄學有興趣的我，更加相信玄學能幫人排憂解難。

其實，絕大多數的人，都很難做到對人生毫無疑慮，更難做到百分百的自信、無欲無求。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我們抉擇、思考，有時甚至令我們倍感困擾。無須算命的人，固然是幸運兒；但在人生關鍵的轉折點能夠得到適當的指引，又何嘗不是幸運兒呢？

當今有些貪官，不但貪財、貪色，而且貪譽。他們在貪婪地攫取物質財富的同時，也毫無廉恥地攫取精神財富，把本應通過艱苦勞動、勤奮努力才能得到的榮譽，靠權錢關係便輕而易舉地獲取。於是，不學無術的，成了「碩士」、「博士」；沒有作品的，當上「詩人」、「作家」；僅會塗鴉的，也變成著名「畫家」、「書法家」……

這些人如此不擇手段地沽名釣譽，無非是為「往上爬」積累資本，以獲取更大的名利；然而卻赤裸裸地暴露了其情操的低下和品格的卑劣，也成了人們正確對待榮譽的「反面教員」。

當然，類似情況畢竟是少數，並非社會主流。翻翻歷史，古今中外，對待榮譽如同對待金錢一樣，廉潔才是為人之本，「譽廉」才是社會正氣。這方面，不少名人先賢，都為我們作出榜樣。兩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在對待榮譽上就有過出色的表現。《論語·子罕》篇中講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孔子病重，弟子們忙著為他準備後事。按照當時的禮制，喪葬也跟榮譽掛鉤，貴族跟平民的喪葬規格大不一樣。孔子曾做過魯國的大司寇，已躋身大夫行列，按說可以享受貴族的待遇，於是他的學生子路便主張按大夫的規格為老師辦喪事。過了兩天，孔子的病有所好轉。當他聽說這件事後，很生氣，批評子路說：「你的這些做法很不老實。我已經不是大夫，卻偏偏按照大夫的規制辦喪事，我要欺騙誰呢？欺騙上天嗎？違背禮制，喪事辦得再隆重也沒有用！」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出孔子遵守傳統禮制、嚴以律己、不以私利害公德的優秀品格。

如果說，孔子還只是從維護傳統禮制上拒絕榮譽的話，那麼近現代的一些名家就更進了一步，對榮譽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因而也表現出更加感人的高風亮節。

薩特是法國當代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 and 社會活動家。二次大戰後，他在歷次鬥爭中都站在正義的一邊，對受壓迫者表示同情。他所關心的，只有人類應該獲得什麼樣的前途和命運，並為此而寫作，為此而思考，為此而獻出自己的一切。他曾在《永別的儀式》中說：「我拒絕一切榮譽。」事實正是如此，他拒絕了法國政府頒發的榮譽，也拒絕了舉世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

1964年10月22日，瑞典文學院正式宣佈，將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創作的《詞語》。授獎的理由是「他具有豐富的思想，自由的氣息，以及對於真理充滿探索精神的著作，已經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面對如此重大的獎項和崇高的榮譽，薩特的回答是：「一個作家在政治、社會和文學方面的地位，應該僅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寫作的詞語來獲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榮譽，都會對讀者造成壓力，這是我所不希望的。」他認為自己取得的成績已經「隨風而去」，只有未來在吸引著他。

因此，他「不能接受來自官方機構的任何榮譽」。（《我為什麼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在薩特的心中，任何作品都應當由讀者自由地加以判斷和評論，如此插入諾貝爾獎這種官方機構的決議，會形成一種干預，會壓制讀者思考的自由。由此可見，薩特的心中只有讀者，一切都為讀者着想。從他對「任何榮譽」的拒絕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關心人類命運、淡泊個人名利、胸懷寬廣、目光遠大、富有正義感和鬥爭精神的偉人，故又被稱為「二十世紀人類的良心」。

像薩特這樣拒絕榮譽的，在我國現當代名人中也不鮮見，當代著名作家、翻譯家楊絳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楊絳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多次拒絕應得的榮譽。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楊絳「榮譽學部委員」稱號，這是該院最高的學術榮譽。但楊絳對此淡然視之，沒有去領榮譽證書；2013年9月，中國藝術研究院函告楊絳，稱她已成為第二屆「中華文藝獎」獲獎候選人。楊絳立即婉言謝絕，並予以答

水過 留痕 少爺兵

幸運的我

早前到機場接家人由美國返港，機場接機大堂擠了百多位男男女女的年輕人（目測），有手持大束鮮花，手持橫額、公仔禮物等等，氣氛鬧哄哄的，筆者心想不知又是哪一位韓星或韓國團來香港了！但筆者眼睛隨著「追星族」人潮一擁而上所見到的，並不是韓星韓團，而是近年在內地人氣爆棚的女藝人宋茜。戴着墨鏡一直展現著微笑的宋茜，在多位身形魁梧的保鏢保護下走出閘口時，大批女粉絲即大聲說：「宋茜娶我！」男粉絲們則大叫：「不要娶她，嫁給我呀！」

坦白說，女粉絲對女藝人的「娶我」這句話香港人聽在耳裡，難免覺得有點「別扭」，然而對內地的粉絲來說，這類說話她們是表達著對偶像的愛戴，跟大家想像中那種的「愛」，是兩地文化上表達的差異，不明白的人想多了！有傳媒朋友告訴筆者，曾在內地攝製的真人騷節目中，宋茜和林志玲、馬天宇、李治廷等人到土耳其拍攝，當他們參觀完當地某個著名景點出來時，宋茜被門外數十名土耳其女粉絲所包圍，對她大聲叫：「I Love You, Victoria。」粉絲們的热情拉扯令宋茜寸步難行，攝影師也被粉絲們擠跌在地上，結果宋茜在全體攝製隊的幫助下，奔跑了一段路才能擺脫熱情如火的粉絲們。

說起粉絲們的熱情表達，宋茜說：「第一次聽見女粉絲說『宋茜娶我』！我的臉也紅了，的確有點不知所措，後來才知道她們是表達著對我的支持，就如欣姐（蔣欣）演出電視劇《歡樂頌》樊勝美這個角色，因為家庭經濟出現困難而憂慮時，粉絲們竟然化入了情緒，紛紛捐錢予欣姐，這舉動的確令人匪夷所思，但卻充分表現粉絲們對所愛的偶像的愛戴程度，粉絲們對我的支持和熱情，一直暖著我的心靈，我是感動又感激，如此幸運的我！」

宋茜獲粉絲支持好感動。網上圖片



宋茜獲粉絲支持好感動。網上圖片

榮譽面前看品格

當今有些貪官，不但貪財、貪色，而且貪譽。他們在貪婪地攫取物質財富的同時，也毫無廉恥地攫取精神財富，把本應通過艱苦勞動、勤奮努力才能得到的榮譽，靠權錢關係便輕而易舉地獲取。於是，不學無術的，成了「碩士」、「博士」；沒有作品的，當上「詩人」、「作家」；僅會塗鴉的，也變成著名「畫家」、「書法家」……

這些人如此不擇手段地沽名釣譽，無非是為「往上爬」積累資本，以獲取更大的名利；然而卻赤裸裸地暴露了其情操的低下和品格的卑劣，也成了人們正確對待榮譽的「反面教員」。

當然，類似情況畢竟是少數，並非社會主流。翻翻歷史，古今中外，對待榮譽如同對待金錢一樣，廉潔才是為人之本，「譽廉」才是社會正氣。這方面，不少名人先賢，都為我們作出榜樣。兩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在對待榮譽上就有過出色的表現。

《論語·子罕》篇中講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孔子病重，弟子們忙著為他準備後事。按照當時的禮制，喪葬也跟榮譽掛鉤，貴族跟平民的喪葬規格大不一樣。孔子曾做過魯國的大司寇，已躋身大夫行列，按說可以享受貴族的待遇，於是他的學生子路便主張按大夫的規格為老師辦喪事。過了兩天，孔子的病有所好轉。當他聽說這件事後，很生氣，批評子路說：「你的這些做法很不老實。我已經不是大夫，卻偏偏按照大夫的規制辦喪事，我要欺騙誰呢？欺騙上天嗎？違背禮制，喪事辦得再隆重也沒有用！」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出孔子遵守傳統禮制、嚴以律己、不以私利害公德的優秀品格。

如果說，孔子還只是從維護傳統禮制上拒絕榮譽的話，那麼近現代的一些名家就更進了一步，對榮譽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因而也表現出更加感人的高風亮節。

薩特是法國當代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 and 社會活動家。二次大戰後，他在歷次鬥爭中都站在正義的一邊，對受壓迫者表示同情。他所關心的，只有人類應該獲得什麼樣的前途和命運，並為此而寫作，為此而思考，為此而獻出自己的一切。他曾在《永別的儀式》中說：「我拒絕一切榮譽。」事實正是如此，他拒絕了法國政府頒發的榮譽，也拒絕了舉世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

1964年10月22日，瑞典文學院正式宣佈，將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薩特創作的《詞語》。授獎的理由是「他具有豐富的思想，自由的氣息，以及對於真理充滿探索精神的著作，已經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面對如此重大的獎項和崇高的榮譽，薩特的回答是：「一個作家在政治、社會和文學方面的地位，應該僅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寫作的詞語來獲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榮譽，都會對讀者造成壓力，這是我所不希望的。」他認為自己取得的成績已經「隨風而去」，只有未來在吸引著他。

因此，他「不能接受來自官方機構的任何榮譽」。（《我為什麼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在薩特的心中，任何作品都應當由讀者自由地加以判斷和評論，如此插入諾貝爾獎這種官方機構的決議，會形成一種干預，會壓制讀者思考的自由。由此可見，薩特的心中只有讀者，一切都為讀者着想。從他對「任何榮譽」的拒絕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關心人類命運、淡泊個人名利、胸懷寬廣、目光遠大、富有正義感和鬥爭精神的偉人，故又被稱為「二十世紀人類的良心」。

像薩特這樣拒絕榮譽的，在我國現當代名人中也不鮮見，當代著名作家、翻譯家楊絳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楊絳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多次拒絕應得的榮譽。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楊絳「榮譽學部委員」稱號，這是該院最高的學術榮譽。但楊絳對此淡然視之，沒有去領榮譽證書；2013年9月，中國藝術研究院函告楊絳，稱她已成為第二屆「中華文藝獎」獲獎候選人。楊絳立即婉言謝絕，並予以答

覆說：「自揣沒有資格。謝謝。」

2014年4月，錢鍾書和楊絳曾經就讀的英國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院長弗朗西斯·凱恩克羅斯女士給楊絳來函稱，在艾克塞特學院建立700周年之際，楊絳先生當選為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榮譽院士，特此祝賀。楊絳收到函後，立即回覆說：「……我很榮幸也很感謝艾克塞特學院授予我榮譽院士，但我只是曾在貴院上課的一名旁聽生，對此殊榮，實不敢當，故我不能接受。」弗朗西斯·凱恩克羅斯院長擔心楊絳產生誤解，又來函再三解釋：楊絳自身就是一位傑出學者。如果她接受這一榮譽，將有助於在歐洲弘揚她的學術成就；楊絳對塞萬提斯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目前，艾克塞特學院還沒有女性學者獲此殊榮。作為牛津大學的首位女院長之一，她熱切希望楊絳能接受此榮譽。

對此，楊絳再次回信予以謝絕。她說：「我仍不得不坦誠直告尊敬的閣下，我如今103歲，已走在人生邊緣的邊陲，讀書自娛，心靜如水，只求每天有一點點進步，過好每一天。榮譽、地位、特殊權利等等，對我來說，已是身外之物。所以很抱歉，雖然我非常感謝你們的深情厚誼，但我仍不得不辭謝貴院授予我榮譽院士的榮譽，敬求你們原諒和理解。」

從楊絳對多個榮譽的拒絕中，讓我們看到一個胸懷坦蕩、正直無私、恬淡寡慾、淡泊名利的高大的知識分子形象屹立在我們面前。她代表了社會的正氣，弘揚了人類的良知。這樣的人，不正是中國的脊梁？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偉人毛澤東說過的一段話。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評定軍銜時，一些為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高級將領主動要求降低自己的軍銜和待遇。對此，帶頭辭去「大元帥」頭銜的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說：「金錢、地位和榮譽最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思想和品格，古來如此！」毛澤東的這番話，可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以上列舉的諸人諸事，就是很好的印證。

鵬情 萬里 趙鵬飛

去上環吃一碟滷水燒鵝

慕名去吃西營盤的一間潮汕滷水。

特意從堅尼地城搭了叮叮車去。那一段的街區，樓宇大都高瘦瘦，外牆的顏色淡粉淡藍居多，襯着琳瑯滿目的廣告招牌，彷彿走入了摩羅上街一幀一幀售賣的舊月曆牌。隔着木框的玻璃窗，說不準隨時都會看到一位着旗袍梳大波浪、眉毛修得細長細長的民國女明星。

椅子還沒坐熱，叮叮噹噹的叮叮車開始提醒，已經到東邊街了。生記滷水舖就在不遠處的皇后大道西。從外面看，一半玻璃窗，上面一排醬色燒鵝，下面一排杏黃色燒鴨。另外一半是玻璃門，照例貼滿了報章、周刊所刊載過的報道。再有，就是城中各路名人跟老闆娘的合照。

推門進去才發覺，店面窄得像針鼻，也還劃分做兩半。一半廚房，大廚守着砧板，隨時按照食客吩咐，斬鵝斬鴨斬肝斬腎。另一半擺着兩張半狹長木桌，供食客堂食。多虧牆面上鑲了一面大鏡，我靠牆而坐，也不覺得牆面迫人。這間小舖果然是專做外帶生意。不停有熟頭熟面的街坊，擠進來直接招呼大廚，大肝大腎各一隻，鴨掌兩對。也有豪氣的，要斬半隻鵝，立等帶走。

站在大廚旁邊的，也不知是老闆還是夥計，圓圓臉，不怎麼笑，說話很和氣。我們要了一碟滷水拼盤，有鵝肉也有鴨肝鵝腎豬頭肉大腸

豆腐。坐在我對面的友人不時夾起一塊，問他是鵝是鴨或是鵝或鴨哪個部位，他也頗有耐心有問必答。

在粵港兩地生活多年，潮汕滷水我也吃過無數次，這間的味道確有特色。帶皮的鵝肉，不柴不膩，滷汁甜鹹適中，嚼在嘴裡，滿口鮮香；鵝肝粉嫩清爽，入口不渣也不乾；豆腐的味道尤為濃郁，外皮有嚼勁，內裡仍是爽滑，配一碗剛蒸熟的白米飯，難得在暑熱天也還能吃得津津有味。一碟滷水拼盤收三百港幣，半隻滷鵝也收三百港幣，例湯配送，白飯另計，不算便宜。

正當我們在舌尖上細細品咂滷汁，三個說普通話的食客，推門進來。帶頭的是位女士，看了看剛空出來的桌子，張口便問，我們三個人能不能坐下？圓圓臉夥計用普通話答她，香港地方小，可能坐不下。其實，那張搭在牆角的桌子，一邊設了兩個座位，一邊設了一個桌位。擠是擠了點，三個人頭碰頭，坐下來吃一碟滷水拼盤，還是夠位の。

女士又問，那們去坐哪裡呢？夥計一本正經的答，樓上有包廂，最低消費是要收1萬塊的。女士啞了一聲，後面跟着的一男一女，都跟著愣了一下，沒有出聲。坐在我對面的友人，倒是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女士這才明白，這家店的夥計是在拿她打趣，面色頓時暗了下來，扭頭就出去了，走到

門口方覺氣不順，又探頭進來氣呼呼地說，沒有位就沒有位，服務態度能不能好一點！別說包廂1萬塊，真的包廂，2萬塊我還吃不飽！夥計沒有再接話，轉頭去招呼其他客人。三個想必是慕名而來的內地食客，裝了一肚子氣，飽飽眼地走了。

也是巧了，我靠着的那牆面上，也填滿了到訪過的名人合影。前特首曾蔭權與老闆娘的合影放得最大，也貼在最醒目的位置。那一刻，對面牆面上懸空掛着的電視裡，新聞台正在播曾蔭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被高等法院判囚十二個月的新聞畫面。電視裡，前特首兩鬢雪白老態全現，顛頭顛腦的樣子，跟牆上照片裡笑容滿面的樣子比起來，又悽惶又悽悽。

香港人就是這一點實際。眼你看起高樓，眼你看你坐高樓，眼你看你參鮑翅肚宴賓客，眼你看你樓跌了官丟了，淪為階下囚。我賣我的滷水燒鵝，我斬我的鵝心鵝肝鵝肺。只要不起戰火，只要有太平日子過，螺螄裡也能擺全副道場，生老病死吹吹打打，樂得一時是一時，樂得一世是一世。



■圖片是拍攝於生記滷水的滷水拼盤。作者提供